

I haven't lost myself in love.

還好沒有 愛得那麼深

內館牧子 著

吳丹青 譯

二月的雪，三月的風，四月的雨，
塑造了美麗的五月……

還好沒有 愛得那麼深

內館牧子 著

吳丹青 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還好沒有愛得那麼深 / 內館牧子著 ; 吳丹青譯
· --初版. --臺北市 : 方智, 1999 [民88]
面 ; 公分. --(日本女作家系列 : 4)
ISBN 957-679-629-6 (平裝)

861.57

88001527

ISBN 957-679-629-6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方智出版社
FINE PRESS

◎ 日本女作家系列 ④

● 定價 200 元

還好沒有愛得那麼深

作者 / 內館牧子

譯者 / 吳丹青

發行人 / 曹又方

出版者 / 方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F之1

電話 / 二五七九六六〇〇 · 二五七九八八〇〇

傳真 / 二五七九〇三三八 · 二五七七三二二〇

郵撥帳號 / 一三六三三〇八一 方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43361號

企畫編輯 / 李傳薇

責任編輯 / 周文玲

美術編輯 / 劉鳳剛

校對 / 林淑萍 · 周文玲

原書名 / 愛しすぎなくてよかった

原出版者 / 株式會社 講談社

版權代理 /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 詹文凱律師

印刷 / 祥華印刷廠

一九九九年三月 初版

COPYRIGHT AS SHOWN IN ORIGINAL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odansha Ltd.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作者簡介

內館牧子，日本秋田縣出生，成長於東京，武藏野美術大學畢業。

在13年的上班族經歷之後，於西元1988年踏上編劇的路，並寫了多齣劇本，相當受到大眾的喜愛。

她曾在1993年榮獲第一屆「橋田壽賀子獎」，近年來更跨身專欄作家，她所撰寫的散文也頗得到好評。

在台灣有一本漫畫《銀色戀曲》，由相川桃子繪製，就是改編自她的作品。

譯者簡介

吳丹青，日本國立東京學藝大學日本研究學士、日本語教育學碩士，目前專職日文口譯與翻譯的工作。

譯有《找到愉快人生的100種方法》《遺傳基因革命的時代》等書。

責任編輯：周文玲

封面設計：劉鳳剛

日本女作家系列



定價：99元

戀

小池真理子 著 ◆ 龔邦華 譯

日本懸疑小說女王小池真理子「直木獎」得獎作品。

大學新鮮人矢野布美子以二十歲的年紀，看了不該看的事，打開了不需要開的那一扇門，自此一腳踏進了無法回頭的宿命中……

小池真理子一向善於以嶄新的筆法，細膩地描寫人與人之間微妙的心理。本書融合了巴洛克式的懸疑、心理、官能與頹廢，瀰漫飢渴的空虛感，再次創下日本暢銷書紀錄。



定價：2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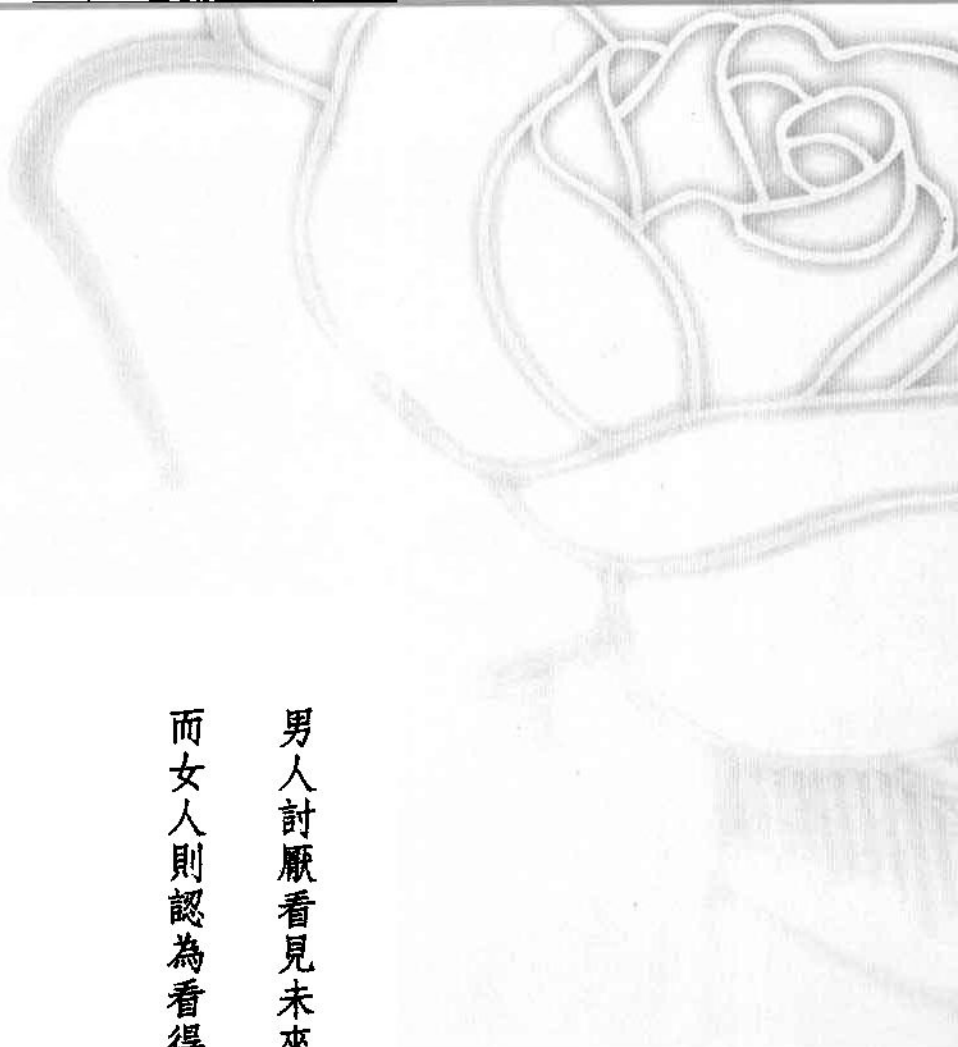
禁果

林真理子 著 ◆ 龔邦華 譯

想要紅杏出牆的時候，麻也子也考慮過對象。只是一夜歡愛的男人，還有來路不明的男人，她都不能接受。

只想躑婚，只是嘗嘗看，雖然心裡說不可以，身體卻情不自禁……在無趣的老公和外遇的對象之間，女人為什麼總是不開心？

一本值得女人用靈魂探險的小說。



男人討厭看見未來，

而女人則認為看得見未來才是幸福的。

目錄

1. 沒有男人緣的女人	003
2. 寂寞的男人	023
3. 下雪的夜晚	043
4. 冷淡的誠意	071
5. 再見了，日本	095
6. 光輝燦爛的每一天	119
7. 大難題	145
8. 重逢	169
9. 偽裝的幸福	185
10. 命運的急流	205
11. 還好沒有愛得那麼深	225
結語	263

I 沒有男人緣的女人

「與洋太郎就這樣拖拖拉拉地交往下去，真的能夠結婚嗎？」夏美一想到這裏，有時就會這樣喃喃自語。

當然，與他既已上過床也常常約會，兩人也曾出去旅行。雖然心想沒錯這是「情侶關係」，但夏美怎麼也有些無法肯定他是愛她的。

並非洋太郎另有新歡，或他曾對夏美說：「我並不打算和你結婚。」或者有什麼其他具體的理由。

可是，光是這樣拖拖拉拉地持續雙方的關係，大概總有一天他會向她提出分手！夏美心裏很害怕。

「那是因為夏美妳對自己沒有信心啦！那是因為妳一直認為『他總有一天一定會交到比我好的女孩子……』」她的朋友和可子說。

她想或許是這樣。夏美早就很清楚自己絕非屬於有男人緣的類型。事實上，在她這二十五年的人生當中，也很少談戀愛。

正因為如此，她不明白洋太郎為什麼會和自己交往。她會胡思亂想說：「和我在一起他真的



快樂嗎？」「抱我時他真的會心跳加快嗎？」也一定會自言自語地說：「洋太郎有意和我結婚嗎？……」

今天晚上，夏美依偎在洋太郎的懷中。互表愛意之後慵懶的心情，令她昏昏欲睡很舒服。

她突然睜開眼睛，發現洋太郎很奇怪地用很沉靜的眼神望著天花板。夏美最害怕他這樣的表情。那是因為她覺得他似乎會突然對她說：「我們不要再見面了吧！」

所以，夏美這時爲了轉移注意力一定會說：「喂，說義大利的事情給我聽。」

夏美笑著，並將臉頰貼在洋太郎的左胸上。這可以感受到他的心跳。她又想：「這個人會因爲與我在一起而臉紅心跳嗎？」

夏美從高中時期開始便很嚮往義大利。雖然還不曾去過，但她非常喜歡義大利的繪畫、雕刻，以及義大利日常用品中的古董。

她最怕世界史，但只有在考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時會有非常好的成績。從高中時期起她便下定決心，蜜月旅行一定要去義大利，而很快地她也已二十五歲了。

今年三十三歲的中島洋太郎是「河森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的設計工程師。從小就很喜歡汽車的他，大學專攻的是機械工學，當時身爲汽車社團成員的他經常參加賽車比賽。在進入河森公司後的第三年，便被派到義大利待了兩年左右。

在這之前，河森的汽車在設計上有些問題。本來是世界之冠的「河森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將履帶式車輛部門分開，獨自成立了「履帶車河森股份有限公司」。後來這些問題逐漸消除，成立了綜合汽車廠商「河森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雖然該公司繼承了世界知名的河森重工技術的引擎，被認為是世界第一，不過它的前身因為是履帶車的緣故，在設計上怎麼也去不掉土氣。

洋太郎進入公司的第三年在他二十五歲的時候，河森開始與義大利的飛雅特公司有了業務上的合作。

河森汽車既不像法拉利那麼高級，蘭吉雅那麼樸實、剛毅，也不像愛快羅密歐那樣偏重於設計，可以說高尚大眾車中的飛雅特才是它所引以為標的的。

河森當機立斷地決定，首批派遣二十幾歲有才幹的年輕人到飛雅特公司，其中一人就是洋太郎。

夏美就這樣靠在洋太郎的胸膛上，並央求他說義大利的事情。雖然她沒去過義大利，卻經常想起和洋太郎兩個人在義大利勾肩搭背的情景。洋太郎所說的義大利令她愉快極了。

「像今天晚上這麼寒冷的夜裏，我去了佛羅倫斯的西紐利亞廣場。我想是晚上十點左右，連個人影也沒有。廣場上有一座維琪奧宮，明亮地令人難以置信的月光就照射在這宮殿上。我是頭一次看到那麼皎潔的月光呀！」

夏美的思緒飛到了西紐利亞廣場。她只在照片上看過，建於十四世紀有高塔的宮殿被月光照射著。在連一個人也沒有的廣場上，月光也照射到躲在洋太郎大衣內的夏美。



「在石砌的地面上，僅發出我們的腳步聲。回頭一看，宮殿與在宮殿前面的大衛銅像，都彷彿快要朝我們這邊倒下來似地，不知道為什麼看起來都斜斜的。那是個月亮大得嚇人的美麗夜晚……」

夏美的心情一下子冷了下來。洋太郎有意無意的總是使用「我們」這個語詞。洋太郎被派到義大利時，已有了名叫百合子的妻子這件事，當然夏美早就知道了。

她也聽說百合子是在美大一年級的時候與洋太郎認識的，在她十九歲還是學生時就與洋太郎結婚了。據說他們的戀情激烈到連周遭的人們都無法勸阻。洋太郎一決定去義大利，她就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大學的學業，然後與丈夫一起離開日本。這也還是在她十九歲的時候。

可是，他們的婚姻生活只維持了三年。洋太郎對於他們離婚的理由並不想多談。

「她在義大利重新念大學，因為她充滿了理想。與其回日本，大概她想在義大利奠定工作的基礎吧！」以前在床上他曾這麼說過。

談論有關百合子這是最後一次了。對夏美來說，她並不想聽他離婚妻子的事情。可是，她對於百合子的事情總是耿耿於懷。

這原因之一或許是因為，她常拿自己和百合子做比較的緣故。與洋太郎談連命都不要般的戀愛、在十九歲這麼年輕就捨棄一切的這種激情、在國外重新念大學、雖然仍深愛丈夫，但還是決定離婚的果斷。這些是否是好事姑且不談，卻是夏美所沒有的熱情。據其他謠傳說，現在百合子以米蘭做為據點，有自己的設計工作室，並意氣風發的將書畫、刻印藝術工作做得有聲有色。

夏美一想到與自己相比，便覺得很可嘆。她到高中為止，都是在岩手縣的盛岡市長大的。從以前成績單就全是「3」，既沒有特別擅長的科目，也沒有會被大家嘲笑的成績。不管做什麼都是平均六十五分的少女。儘管這樣，若是面貌突出的美女啦，男人們還會回頭看她們體態豐盈有魅力的身材，因此有這些條件的話，還可以挽救。可是，夏美的體態和面貌真的都很普通。她無論做什麼、不管在何處，完全不會引人注目。

夏美以中等的成績自中等的縣立高中畢業，之後便到東京並進入中等的私立女子短大教養科系就讀。

畢業之後，在流行服飾百貨公司「巴爾法股份有限公司」上班。雖然她應徵了好幾家經營義大利設計師的服裝公司，但全沒被錄取。無特殊專長的夏美，並未給面試主考官留下深刻的印象。她雖也拜訪了幾間大企業，但在這就業困難的時候要被錄取談何容易，更何況被面談者拐彎抹角的要求：「希望與自己的家人同住，不要外宿，從家裏直接來上班」，於是夏美放棄了應試。

巴爾法雖然是流行服飾百貨公司，卻是廉價的服飾商店。在東京與它的近郊有五十間店鋪，是因販賣國中、高中生為對象的一千圓襯衫及兩千九百圓的裙子，而逐漸成功的公司。

進入公司第五年的夏美，現在是渋谷道玄坂店的店長。在名片上印有「店長」雖不壞，不過這樣的店她卻不太希望認識的人來。這家店位在離道玄坂有些距離，建地很密集的雜屋大樓一樓。僅十坪左右的大小。夏美加上店員共有三個人。這家店的附近有烤肉店、柏青哥店、賓館、居酒屋等，根本是與「流行」無關的一個角落。儘管如此還是有十幾歲的固定客人，會口頭互傳，所



以顧客總是絡繹不絕。

夏美一面照顧兩名店員，一面繼續天天賣便宜的衣服。雖然想過永遠就做這樣的事情行嗎？但是她並不想回盛岡結婚。

「要是談個轟轟烈烈的戀愛，然後結婚的話還好。可是，我才二十五歲嘛，我覺得去相親並認為『差不多就是這樣了』結婚，還言之過早啦！」夏美常常對和可子這麼說。

伊藤和可子是夏美短大時的同班同學。她憑關係進入河森汽車公司，與菁英的社員上條康夫已到了結婚倒數計時的階段。

「夏美妳說的意思我懂，不過像我們這樣高不成低不就的女孩子啊，我想還是早點結婚比較好！」

和可子每次這樣說，夏美就很生氣。和可子也是個並非有什麼特別優點的女孩子，只不過是因某種偶然的機會而交到優秀的男朋友，不是嗎？她不想讓同樣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女孩子說自己「高不成低不就」什麼的。

工作也好，戀愛也行，什麼都無所謂，只要一次就好。夏美很想體驗一下，可以說「啊！還好不枉此生」的某一件事。她想，若沒有這樣的經驗而漸漸地變成老太婆的話，那活著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儘管如此，她完全沒有碰過這樣的事情，也沒有認識男孩子的機會，在公寓的套房內過著縮衣節食的生活，每天就只是繼續賣著一千圓的襯衫或兩千九百圓的毛衣而已。

可是，夏美畢竟還是會對東京這種生活感到厭倦，在決定回盛岡的時候，她遇見了洋太郎。那是她即將二十五歲的那年夏天。

那時因為和可子邀請她參加河森的「單身漢晚會」，正如其名，這是河森汽車公司單身男士們的聚會——夏天舉辦啤酒晚會，冬天則是什錦火鍋晚會。

聽說男性只有河森的單身職員能夠參加，不過女性任何人都很歡迎。由於看準了一流企業的單身職員，所以每年都是女性參加者較多。雖然每年和可子都會邀請夏美參加，但她一次也沒有去過。

夏美非常清楚，自己即使去了那樣的地方也不會引人注目。不管是高中的園遊會或是短大的聯誼會，在結束時必定會有情侶產生。可是，這種事情在夏美身上一次也沒發生過。樸素不起眼的面貌，加上與人交談時在話題上沒有自信，去了淨是陌生人的晚會，也只會令人感到疲勞和悲慘罷了。

另一個理由是，她不想看到那些很明顯來物色男人的女孩子。無論學生時代或是現在，若幾個女孩子聚集在一起，幾乎可說一定有人會提：「怎麼都沒有好男人呢？喂，幫忙介紹一下男朋友啦！」

此時這些女孩子們必定會露出眼饞的神色。即使是用毫不在意的口吻說，其中所流露出來的極度渴望，卻是無法隱藏的。

若聲明是「單身漢晚會」的話，女孩子們大概會拚命地設法討男人的歡心。對於一點也不好



笑的笑話，發出嬌滴滴的聲音；對於明明知道的事情，也假裝不知道故作可愛樣，眨眼的次數比平常多出十倍，眼睛睜得要比平常大兩倍；爲了稍微讓別人認爲自己是很顧家、很細心的女孩子，只要男性的手一弄髒了，便拿出濕紙巾；在桌子上要是灑了一滴水就會很快的將桌子擦乾；男性要是脫掉上衣就會很順手的反摺。這種女孩子她已經看得太多了。

夏美認爲這種以結婚爲目的的女孩子，就和陪酒女郎沒有什麼兩樣。

即使是這樣獲得幸福的話還好。可是，夏美沒有把握能與那樣的女孩子競爭。無法和她們競爭，卻要與她們坐在一起，並靜靜的強顏歡笑，夏美認爲這太悲哀了。

不過，今年夏美打算就去看看吧！既然內心都已經決定回盛岡了，乾脆就把晚會的事當做在東京的一個回憶，僅此而已。

可是，一來到晚會會場的啤酒屋，夏美卻猶豫著要不要開門進去，顯然這將是一段很難熬的時間。她認識的人只有和可子，而這個和可子當然只會和上條形影不離。

「回去吧……」

她小聲地喃喃自語轉身想要離去時，從巷子裏跑過來的人是洋太郎。他注意到夏美拿在手上的地圖。

「妳是來參加單身漢晚會的嗎？是這裏，是在這家店。請進。」洋太郎對她露出和善的笑臉，並想要打開門。

夏美慌慌張張地說：「我不進去了。我有點……」

「什麼？」

「啊，嗯……因為我肚子餓了。在這樣的店，大概只有點心吧！」

洋太郎好像是在說「這女孩子說話還真奇怪」似地，眼角泛出微笑。

「吃的東西，有的。請。」

「不……因為我想吃湯麵。」

「湯麵？」

洋太郎似乎很訝異，所以看了夏美一下。

「對不起，請你轉告伊藤和可子小姐，說高澤夏美已經回去了。」

夏美深深地一鞠躬，便走出了夜晚的銀座大道。

雖然夏美並不想吃湯麵，卻脫口而出。「感到訝異的那個男的，還蠻帥的嘛」，雖然夏美這麼認為，但只是心裏想想而已。因為在眾多女孩子當中，自己和那個男的是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夏美很優閒地走著，並一間一間地逛了銀座大道上的精品店。黃昏時的銀座看到的淨是成雙成對的人們。

在東京這樣的城市，若身心都不健康的話，便無法生活下去。如果沒有錢，也沒有情人，做著沒有前途的工作，生活在狹窄的套房內的話，只會令人感到身心疲乏而已。夏美在夜晚霓虹燈閃爍的銀座走著，很懷念流經盛岡的北上河，回憶起每天早上騎著紅色的腳踏車，沿著北上河畔上學的那段時光。